

的是一种土声，绵长悠远，直吹得嘴唇发麻了，呜呜地又象忽叫，就斜了眼呆下地场理山打叉。~~……~~
~~……~~那把式干瘦如柴，脚步轻便，手捏了把明晃晃的钢叉又反复讲解身姿手势，又走心线路，胳膊的力度，说让另一个作观音坐莲，两腿半跪，双手合掌，又打过其头顶栽到撑板上，再作“八仙传道”，身一跌倒，又又打过头顶在两腿也各栽一把，又作

一个

漓江出版社

贾平凹 著



白夜

长篇小说系列



“出粮去？”~~……~~小时候，夏天晌午有狼就坐在麦田埂上嚎，嚎得象妇人哭，诱吃过好多人，以至于夏夜在场畔解凉席，孩子们全被大人们围着~~……~~
 ……几十年我也没见过了，还怪心。”夜郎说：“瞎吓唬说的，还怪唬狼心？”老丑脚说：“可不，有粮的时候，人有危机，人也不寂寞，突然间发觉没有了粮，人倒活得不是足了似的。”夜郎说：“狼不吃人了，车却吃人哩，今日十字街口又轧死了一个女娃。”

长篇小说系列

贾平凹
原本

白夜

贾平凹 著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夜 / 贾平凹著. —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2.8

(原本贾平凹·长篇小说系列)

ISBN 978-7-5407-5803-5

I. ①白… II. ①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45055号

白夜

作 者 贾平凹
总 策 划 李朝晖
统 筹 石绍康 覃亚仄
责任编辑 郭金珠 刘香玉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 版 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 真 0773-2582200 010-85890870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信箱 ljcs@163.com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1000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320千字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5803-5
定 价 28.0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出版说明

“原本贾平凹”系插配原始手稿的贾平凹代表作品的选本。“原本”不是通常意义的“全本”，也不是“未删节本”的概念，它是采用部分原始的手稿与现在的成书相应映衬，让读者能够在参照中读出文学创作的原生态即文学创作最初的萌动与直觉，领略作者语言艺术的锤炼技巧，还可以在手稿的字里行间感受作者书法艺术的气韵流动、触处生春的一种特别的版本形态。

于当今文坛、书苑，贾平凹可谓两栖圣手，但现有已付梓的文本让我们只是看到经典文本的结果，而看不到经典文本具体形成的过程——“原本”则让我们既看到结果还能看到这个结果孕育的过程。原始手稿是粗糙的模糊的，原始手稿与现在的成书也不完全对应契合，但原始手稿是经典作品的胚胎和温床，手稿里的涂改增删潜藏着作者内宇宙的丘壑万千、波诡云谲。

慢慢走，欣赏啊。

白晷



贾平凹

宽哥认识晷郎的那一个秋天，再生人来到了西京。

再生人的胸前挂着钥匙，羞耻的一把铜的钥匙——
挂钥匙的只有迷家的孩子——端在地往竹院街七号，去开戚老
太太的门上锁。锁是暗锁，左一拧右一拧启不开，再生人就呐
喊了。阿惠，阿惠。戚老太太的乳名叫阿惠，街坊邻居都不
知道的；戚老太太从里边把门打开，当下就怵住，正编着的竹
门帘子将一头线绳往架子勾上挂，没挂住，唏哩哗啦掉下来。
我是^{口口}你上一世的男人呀，阿惠！一夜夫妻百日恩的，一直松来
见见的，就来了，这钥匙怎么就开不开锁了？！再生人怀里还抱
着一架^架古琴的，是弹《阳关三叠》那架琴，叶咚地拨了一下，就
嘿之地笑，说这条街没大变化嘛，过去家也从竹编过话，现在
还是，他那时编门帘，编筛罗，编扇子，编床蓆，十二层的小
蒸笼不点灯搭火也能摸黑编的。再生人看见了柜下放着一个
蜘蛛罐儿，热爱的样子，一口气将罐口上的蜘蛛网吹开了，开
始说许多当年做夫做妇的隐私。譬如戚老太太怎样是粮
庄呆掌柜三姨太的丫环，脸黄腊腊的，却一头好头发，八月十八日

的清早他去采粮，他是蹲在马路边的石墩上，呱啦呱啦用竹刷子刷便桶，刷完了，揭底一倒，浮着泡沫的脏水随石板街石往下流，水头子正好湿了他的鞋。他穿的是白底垫根皂石靴的，踩着脚，才正喝，阿惠仰头先吐舌头，又忙赔了他一个笑。这笑软之^之和和的，这就是缘分，从此他就爱上了她。譬如，腊月二十三，夜里没月亮的，两个人在城墙下幽会，靠的是龙爪槐树，树畔之地料，料一地的碎花叶子。心急也没顾着近旁的草里还有人坐着，悄没声地扔了半块砖头过来，砖头砸着他的肩，他不疼的，是阿惠的脸上有了粘乎之的东西，闻了闻叫起来，才知道他流血了。再生人也说，阿惠呀，你真的忘了吗？你背上那个肉猴子，是我二月二在城隍庙里求的潮花线，回来勒住了脱落的。后院那堵矮墙还在不在？你每次梳头梳下的头发线成一团塞在墙缝，我的一颗棉牙也塞在墙缝。——戚老太太不等他说完，就哭出了声。哇！哇！你真的是你，你操刀子的又活人了？！哭了一场，做了饭吃，还是在收他在家住。

这车是一段传奇，小小的竹篾街立刻付开，新闻又很快蔓延全城，窝窝在酒店里和~~他~~他即吃酒，吃热了，把这事说出来。他即冷笑了一下，歪起头听店里的琵琶声。雇用的琵琶女学得并不好听，他即就来了做曲的^{兴趣}，做曲应该是坐在钢琴边上的，柳子娘之长发披半个脑袋，俯了，仰了，一吐^唱眼睛就闭上；^全

宽哥认识夜郎的那一个秋天，再生人来到了西京。

再生人的胸前挂着钥匙，黄灿灿的一把铜的钥匙——挂钥匙的只有迷家的孩子——端直地往竹笆街七号，去开戚老太太的门上锁。锁是暗锁，左一拧右一拧启不开，再生人就呐喊了：阿惠，阿惠。戚老太太的乳名叫阿惠，街坊邻居都不知道的；戚老太太从里边把门打开，当下就怵住，正编织的竹门帘子将一头线绳往架子钩上挂，没挂住，稀里哗啦掉下来。我是□□，你上一世的男人呀，阿惠！一日夫妻百日恩的，一直想来见见的，就来了，这钥匙怎么就开不开锁了？！再生人怀里还抱着一架古琴的，是弹《阳关三叠》那类琴，“丁冬”地拨了一下，就嘿嘿地笑，说这条街没大变化嘛，过去家家以竹编过活，现在还是，他那时编门帘，编筛箩，编扇子，编床席，十二层的小蒸笼不点灯搭火也能摸黑编的。再生人看见了柜下放着一个蝓蝓罐儿，热爱的样子，一口气将罐口上的蜘蛛网吹开了，开始说许多当年做夫做妇的隐私。譬如戚老太太怎样是粮庄吴掌柜三姨太的丫环，脸黄蜡蜡的，却一头好头发，八月十八的清早他去买粮，她是蹲在马路边的石条上，呱啦呱啦用竹刷子涮便桶，涮完了，揭底一倒，浮着泡沫的脏水随石板街石往下流，水头子正好湿了他的鞋。他穿的是白底起跟皂面靴的，跺着脚，才要骂，阿惠仰头先吐舌头，又忙赔了他一个笑。这笑软软和和的，这就是缘分，从此他就爱上了她。譬如，腊月二十三，夜里没月亮的，两个人在城墙下幽会，靠的是龙爪槐树，树哗哗地抖，抖一地的碎片叶子。心急也没顾着近旁的草里还有人坐着，悄没声地扔了半块砖头过来，砖头砸着他的肩，他不疼的，是阿惠的脸上有了黏糊糊的东西，闻了闻叫起来，才知道他流血了。再生人还说，阿惠呀，你真的忘了呀？你背上那个肉瘰子，是我二月二在城隍庙里求的彩花线，回来勒住了脱落的。后院那堵矮墙还在不在？你每次梳头梳下的头发绕成一团塞在墙缝，我的一颗槽牙也塞在墙缝。——戚老太太不等他说完，就哭出了声。□□！□□！你真的是你，你挨刀子的又活人了？！哭了一场，做了饭吃，还要收他在家住。

这本是一段传奇，小小的竹笆街立刻传开，新闻又很快蔓延全城。宽哥在酒店里和夜郎吃酒，吃热了，将这事说出来。夜郎冷笑了一下，歪起头听店堂里的琵琶声。雇用的琵琶女弹得并不好听，夜郎就来了作曲的兴趣。作曲应该是坐在钢琴边上的，

然而这里是一堆碎纸片上写了1234567, 掏起来撒在桌上, 足以顺序记录着为曲^谱……。冤家捏了捏黎服之的衣领, 捏着头, 听不惯了他那一脸刮刀长脸上的冷笑。这冷笑透着一股傲僻, 傲僻之人执一不化, 刚强自恃, 哪里能合了歪道人心? 冤家低了头去吸吮洒在桌面上的酒, 吸吮得吱吱响, 也莫明其妙了自己怎么就牵扯他, 认作朋友, 莫非自己生来就有抹植他的义务吗? 再吸吮了一口, 鼻子长长出气, 吹飞了那一堆纸片, 不怕他歪脸作怒, 偏在动他, 偏是证明自己没有谣言谰语, 拉了夜郎往竹篁街七号去见戚老太太。两人到了竹篁街, 七号门前却吊着一柄白纸伞——戚老太太已经过世了。

夜郎至此也感叹了一声, 顿时酒劲攻心, 干呕一阵, 吐出一堆污^秽秽来。这当儿, 街南头的丁字路上一阵喧嘩, 黑轿^轿涌在那里, 有锣声惊叫: “这里是自焚了!!” 便见人群呼地^{一伙人}一退, 又呼地一进, 如六月的麦浪, 半空里果然噼地腾一个火蘑菇, 有筛筐般大小, 围观者啊地散开, 散开了又不过去, 彼此叫嚷。冤家说: “出了!” 碎步跑去。待夜郎赶到, 冤家已喝开人群, 冲进一家馄饨店, 提了一桶泔水泼去, 没泔水也如油一般, 哄起一个更大的焰团, 且焰团粉红, 极其透亮, 外也包一层蓝光, 有人在里边端坐着, 另上者如一个琥珀。都在叫“快救人, 快救人!” 却再没人敢前去, 夜郎忙问谁自焚了, 还未弄清自焚人的形状, 冤家就噤之咧之也让他快去拨火警电话。一条街, 偏却是小本买卖人家, 没个电话, 夜郎疾步翻另一条街去拨, 又在街口立等了十分钟, 引

狮子般的长发披半个脑袋，俯了，仰了，一张口唱眼睛就要闭上；然而这里是一堆碎纸片上写了1234567，掬起来撒在桌上，要以顺序记录着为曲谱……宽哥提了提警服的领口，摇着头，看不惯了那一张刮刀长脸上的冷笑。这冷笑透着一股傲僻，傲僻之人执一不化，刚强自恃，哪里能合了世道人心？宽哥低了头去吸吮洒在桌面上的酒，吸吮得吱吱响，也莫名其妙了自己怎么就亲热他，认作朋友？莫非自己生来就有扶植他的义务吗？再吸吮了一口，鼻子里长长出气，吹飞了那一堆纸；不怕他蛮脸作怒，偏要治他，偏要证明自己没有谎言谎语，拉了夜郎往竹笆街七号去见戚老太太。两人到了竹笆街，七号门首上却吊着一柄白纸伞——戚老太太已经过世了。

夜郎至此也感叹了一声，顿时酒劲攻心，干呕一阵，吐出一堆污秽来。这当儿，街南头的丁字路上一片喧哗，黑压压一堆人涌在那里，有锐声惊叫：“这是要自焚了？！”便见人群忽地一退，又忽地一进，如六月的麦浪，半空里果然嘭嘭地腾一个火蘑菇，有筛筐般大的，围观者啊地散开，散开了又不逃去，彼此叫嚷。宽哥说：“出事了！”碎步跑去。待夜郎赶近，宽哥已喝开人群，冲进一家饽饽店，提了一桶泔水泼。没想水也如油一般，轰起一个更大的焰团，且焰团粉红，极其透亮，外边包一层蓝光，有人在里边端坐着，看上去如一个琥珀。都在叫“快救人，快救人！”却再没人敢前去。夜郎忙问谁自焚了，还未看清自焚人的形状，宽哥就骂骂咧咧地让他快去拨火警电话。一条街上，偏偏都是小本买卖人家，没个电话，夜郎疾步到了另一条街去拨，又在街口立等了四十分钟，引消防车过来，自焚人已焦缩为一截黑灰。消防警察没有再浪费灭火的喷料，数百人目睹了烈焰自熄，水泥马路上只留一个黑色的人形。

自焚的就是再生人。原来戚老太太善心念旧，留下再生人在家吃饭，那一顿饭是新上市的槐花拌了面粉做就的焖饭，戚老太太又用竹竿在后院的香椿树上夹下一些嫩香椿芽儿来做小菜。槐花是蜂吃的东西，拌了面蒸出来如银团玉块，这样的饭菜以前西京城里人家常吃，而今已属罕物。戚老太太那日做得特别多，又等着孩子们都回了家来，饭桌上也能叫一声爹的。但是，孩子们却不，当下把碗摔了。孩子们都比再生人大的，小的也大出十一岁，他们虽然觉得蹊跷，却学习过唯物论，不迷信，更是觉得在街面上都是吆三喝五的角儿，太难看人，不肯认爹，并且推出门去，扬言要到公安局报案的。戚老太太臊得老脸没处搁，流着泪到后院去，于香椿树上上了吊。戚老太太一死，再生人抱了琴在街上逢人就诉苦，诉一阵，操一阵琴，声泪俱下，挨过三天，死过了的人又再一回自尽死了。

再生人的骨骸在马路上，用扫帚扫不起，又是宽哥拿添煤的铲子去铲，铲了许久铲不净，黏胶得像涂了层沥青。但宽哥收获的却是在骨骸里捡着了那枚钥匙。

宽哥并不喜欢这枚钥匙，遗憾那古琴的毁灭，也遗憾那时太是紧张，没能逮听住再生人自焚时弹的琴曲，只记得那尾音，标出节奏，恰恰是诗词的格律：

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

偏巧那天夜郎是骑了自行车的，去给消防警察打电话，回来被人偷了铃盖，一腔怨恨，在存车处瞧瞧四下无人，也索性拧下了旁边自行车的铃盖装在自己车上。这阵听了宽哥说话，问平平仄仄的是什么意思，宽哥也说不出。夜郎就拿了那枚钥匙去开许多的锁，开不开，于是想，在西京城里，人都是有两件必有的东西，一个是自行车铃，一个是钥匙。铃就是自己的声音，丢了铃就是丢了声；铃盖是常常被人偷的，我的丢了，我就拧下你的铃盖，你没有铃盖了，你又拧下他的铃盖，城里见天有人嚷道丢失铃盖，其实全城只是丢失了一个铃盖吧？而钥匙，却是只打开一把锁的，打开了，就是自己的家，不属于自己的，怎么又能打开呢？打开了也只能是小偷。——这枚钥匙，肯定有这枚钥匙的一把锁的，再生人却寻不着了。夜郎玩弄着钥匙，咕噜了一会，没有丢弃，拴在自己的一个链环上了。链环上拴着的还有一枚镀了银的小耳勺，每当在人稠广众间，掏出耳勺来挖耳屎，便把钥匙亮出来，要长长短短地说一段再生人的故事。

再生人死后，竹笆街筑起了一座宾馆，因为正好在自焚的地方，又要取名吉利，就叫做“平仄堡”——一段残酷的悲剧衍变成了美丽的音乐境界。西京城里的高级宾馆很多，城西南方位里“平仄堡”还是第一座，建筑师别出心裁，将楼盖成仲尼琴形，远看起起伏伏，人进去却拐弯抹角，而沿正门的两侧一字儿排列了五对大青石狮子。常见的狮子是一种憨，髻毛头，蛤蟆的嘴，玩一个绣球要作女儿择婿状，这狮子却前腿直立，两目对天，看着就觉得那眼睛要红了。这工程是一家装潢公司承接了，由陕北的绥德雇请工匠打凿的；夜郎就打杂在这公司，具体负责去押运和回来安建，先后就在宾馆包住了一间小屋。

那时节，社会上的会议繁多，平仄堡的生意非常的兴隆，见天呼啦啦一群人在餐厅吃包席，夜郎则不动声色也去坐了吃喝。一个会议结束了，一个会议又开，夜郎竟吃白饭了二十余天。餐厅服务员就奇怪了，问一个人：“那是个什么领导吗？”那人说：“怎么着？”服务员说：“开什么会他都参加的？！”夜郎听了，当下起身要走，那人却说：“当然啰，你瞧他那披挂！”夜郎的披挂并不好，但夜郎长面修身，仍得意自己的可大可大之相，就口吐了烟圈，放满一世界烟雾，然后去牙签瓶里抽一支牙签，随手又拿了那一盒精致火柴在兜里捏了，走出餐厅，孤单而高傲地仰着干净的头。刚一进电梯，那人就跑进来，当怀戳了一拳说道：“你算是狗屁领导？！倒会钻这等空子！可你不说谢我，说走就走了？——你知道我是谁？”夜郎忙拱手抱拳，说：“我是你的戏迷！”那人说：“你甭诓我，南丁山是南丁山的最大戏迷！”于是，夜

郎和南丁山从此认识。南丁山是秦腔名丑，往日的光景里长衫水袖地演了丑旦，两片红胭脂夹住了琼瑶鼻，兰花指扭过来，扭过去……然而现在的天上，红太阳已不再是毛泽东，星星只有了三种，一种是影星，一种是球星，一种是歌星；大小的歌星，是西京本土的或外地来西京的，都在体育馆里演出，已无人听秦腔，南丁山只好做个小穴头，逢着宾馆有会，办个清唱的节目——为着挣个小钱，也为着过瘾。两人是带膻的羊，着了气味就认了同类，一来二往熟忒起来，南丁山就替夜郎抱打不平，说夜郎的相貌气质完全是将军的材料，如今却沦落成一个马崽。夜郎也就去捏捏他那只有稀稀几根黄须的嘴唇，笑他长一个虚胖胖的妇人脸是不是个同性恋者？南丁山就说他小时让道士算过命的，原本要做大官的，可祖坟选的不是真穴，这辈子只有在戏台上演官人或官人娘子了。

南丁山还有着一个小本事，能撇两笔兰草，结识了一帮书家画家，与市府的秘书长祝一鹤也拉扯上了关系。一日里北京有要人到了西京，祝一鹤又让南丁山召集书画家在平仄堡作赠礼书画，南丁山画了一株兰，众人叫好，说该题上“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南丁山却写着“居在深山人不识，西京市上贱如草”。祝一鹤笑道：“你是名演员，市宝一样的待你，还哭什么屈？！”南丁山有意荐夜郎，便说：“我算什么角色，我为我这兄弟鸣不平的！”当下介绍了夜郎，如此这般地说了一堆能耐。也活该夜郎出头，祝一鹤询问了许多事，夜郎不卑不亢，对应自如，祝一鹤即刻爱惜起来，送了名片，又给了电话号码，欢迎去他家做客。事后，夜郎果然去祝家数次，送去了特意从绥德买来的一对小石狮子，乐得祝一鹤也说：“政府里那么多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可就是合不来。怎么回事嘛，一见你倒喜欢上了！”如此往来，祝一鹤把夜郎介绍到市图书馆，作为招聘人员使用，图书馆馆长长兴也当面拍了腔子，说招聘按惯例要试用一年，这全是为了遮人耳目，半年之后就保证作为正式职工接收，便安排夜郎做他的助理：收文件，写材料，负责外事接待。夜郎没想浪迹数年，有此落脚，自然视祝一鹤为知遇之人；祝一鹤年过半百，孑身一人过活，少不得常去照应，跑些小脚路。在平仄堡安建完石狮，又联系了来在宾馆发廊打工的颜铭，每日去祝家做钟点保姆，连南丁山也不无嫉妒地戏谑他和颜铭是祝家的金童玉女。

平仄堡门口的石狮安装了两月，见天有人来瞧稀奇景。居住在竹笆街丁字路口的居民却生了怪事，先是几乎各家有人夜梦狮子咬人，再是接二连三地有人死去，都是患了心肌梗塞，便传出是宾馆门口的狮子对着这些人，风水太硬的缘故。于是就在门首悬挂镜子，又是夜里用红线绳缚住石狮。但人还是在死，居民便联合了去宾馆闹事，宾馆只好搬移了石狮，又被迫请秦腔剧院来演鬼戏。演过一场《白神》，南丁山饰的那个无常。演毕了，遂生出念头：秦腔里有演《目连救母》戏文的传统，那是集阴间和阳间、现实和历史、演员和观众、台上和台下混合一体的演出，已经几十年不演了。如今不该说的都敢说了，不该穿的都敢穿了，不该干的都敢干了，且人

一发财，是不怕狼不怕虎的，人却只怕了人。人怕人，人也怕鬼，若演起目连戏系列必是有市场的。再者，演员可以当一回他们的表演艺术家了，又能赚钱，十倍百倍地强过走穴来清唱的，就停薪留职，组织戏班，一方面着人四方收觅戏本，整理改编，一方面讨问好角。光问好角还不够，跑过龙套的、管过行头的、管过水锅的都问。风风火火地要成气候，夜郎即推荐宽哥来班上吹坝，宽哥不肯，自己倒过去滥竽充数。

夜郎在图书馆领了一份工资，在戏班领一份工资，人就显得神气，仰头从街上走过，手总放在兜里，捏一根火柴。又与颜铭日渐亲近，没了规矩，遂一日说出：“你肯不肯嫁我？”颜铭也涎了脸，反问了：“你肯不肯娶我？”虽是戏谑，自此颜铭却更多收拾，节衣缩食地购置化妆用品，一早一晚，将一粒维生素E服了，再挤破一粒涂擦于脸颊。一日又去见她，颜铭切了黄瓜片儿在脸上敷，夜郎进去悄悄地说：“你没去楼下那电线杆上看招领启事吗？”颜铭侧着贴了黄瓜的脸，不敢动，问：“什么启事？”夜郎说：“有人拾了一张脸皮，你不去领吗？”颜铭举手就打，打过了，却说：“女人活的就是一张脸嘛！”夜郎就生出恶作剧来，说：“你有一张好脸，我却不敢娶你的。”颜铭问：“这是啥意思？”夜郎说：“我不能害你。”暗自在裤裆里将尘根后夹起来，竟大了胆拉颜铭的手去那里摸。颜铭顿时脸耳炭红，半推半就去摸了，果然一片平坦，再问怎么回事，夜郎说他自小就是残疾，颜铭当下背削肩蹙，如雨中鸡，默坐在客厅勾头落泪。夜郎只觉得好笑，偏不说破，日后却不敢了无度胡闹。看那颜铭，虽未恼怒疏远，也未有过分亲昵，但觉得这般也好，待将来有了正式工作，出人头地，再言好事，日子就一日一日平静而整齐地过去。

不想，西京城领导层里闹起矛盾——领导层有矛盾是所有地方所有单位的普遍规律——西京城的书记和市长却僵得难以调和，上溯省里，乃至北京，下涉各局部门，派系分明，告状迭起，已不能坐一条板凳上论政了。人事几经周折，市长就调离西京。市长一走，树倒猢狲散，祝一鹤便被撤职，分配去边远郊县任职。祝一鹤原是师范专科学校的讲师，弃教从政，今知失了依靠，遭受贬斥，政途渺茫，就辞职欲回旧校，要求评个教授职称。但因数年不执教鞭，又是墙倒众人推，职称数次评定不上，便突发了脑溢血，五日昏迷不醒。祝一鹤没有亲戚，夜郎和颜铭去守了五天五夜，只说人已无救，夜郎一怒之下，写了一联贴于病房门框，成心要给在位的人示威的。

对联是：

学问能强国黄泉君眼可闭
职称堪杀士红尘吾意难平

人还未死，却有悼联，新任市长就不满了，着人撕去了，联语却不胫而走，一时

老脚冲喜。

小小的四合院，围了两天才奏吹打唱唢，推过三个时辰，后边屋里喊：“人不行了！”鼓乐停止，人都往后跑去。袒郎那日子着高板，竹棍儿总敲不准那一桌空猪皮，被众人谁笑了，以敲碗槽代铃铛；当下也跑去寻了。老丑脚腹胀如鼓，吐了半盒鲜血。南丁山急催袒郎去通知师叔。师叔也是丑角，正在对石街上坐饭馆，师兄师弟二人一生爱吃羊肉泡馍，每日一顿去饭馆，把掰好的馍层送锅上煮了，又买了新馍来掰，煮馍端来，新馍掰完，吃毕带回，赶明日再来送上馍层又掰新的馍。袒郎说了病情，师叔已等不及煮馍做好，当下用纱布包了那掰的馍层过来，一条腿于床下，拱了拱，骂道：“舅也，真的吃不动啦！”师父摇头，已摇不动，头从枕头这边翻到枕头那边。师叔再说：“咱不动啦！”师父的头从枕头那边又翻过枕头这边。师叔又说：“也不动啦！”师父头不翻了，挣下巴伸了手，也在下巴下拱了拱，那难看地一笑，眼珠子翻上去死了。一时人哭，师叔把那色馍层放在师父的膝下，招呼人分头发表，料理后事，戏班不再唢吹《小宴》，一帮儿的唢吹打开了《逼霸王》。

到了晚上，灵堂设起，两把纸伞挂在院子的墙上，十二丈的白幔黑纱在院空拉扯了三道，戏班全体人员都戴着蓬头，上香，奠酒，唢吹咽土地在当院烧化纸钱，一在开鬼路了。袒郎没有见过这阵势，也不懂开鬼路的曲牌，只屈了腿~~用~~用柳村棍儿翻动烧纸，南丁山诸人各持了锣鼓，一石敲打，一石绕了灵堂转，一石就唱了起来。

哗然。新市长以安慰为名，令职称评委会重新评定，教授的名衔是通过了，祝一鹤果真第七日清醒过来，但从此失聪亡音，他背床板，床板背他，纯粹将肚腹做了好吃好喝的坟墓，一个人身的厕所。

祝一鹤一瘫，夜郎即被图书馆解雇，宫长兴懒得再见夜郎，只派通讯员捎口信给颜铭，让颜铭转告夜郎不要再去上班了事。夜郎得知消息，啊呜一声，慌得颜铭千声万语地安慰，夜郎半日不语，将一颗牙咯咯吱吱地咬碎，连痰带血地吐出来，就去了戏班再不在外露面。六月初六日，戏班组建完成，即于是日准备了香烛，三牲福礼，果品……同拜菩萨，宣布行当角色。那小花脸先拜，大花脸再拜，后是老生、小生、青衣、老旦、小旦，立下盟誓，务要亲同手足，同舟共济，苦学苦练，将戏排好。最后分享三牲福礼，同吃面条。夜郎却是不吃肉的，南丁山说道：“你不吃肉？从小就不吃肉？瞧你这形状，是该吃生肉的家伙，可你偏就不吃肉？！”夜郎说：“我吃面条就好，绵长不绝嘛。”一窝丝地在嘴里不咬了下咽。南丁山说：“有人活的，也就有鬼活的，你跟着哥哥，只要有戏演，就少不了你夜郎吃的饭！”夜郎口里应着，到底年轻脸嫩，再也敷衍不下去了，原是堆上来的一层笑，这时候就僵扯着，使一张长脸越发地长吊。

一日，南丁山的师父，那个鸡皮鹤首的丑老脚，替了鼓板师，拿出总纲，让各行当分抄单角脚本，限定了在三日内抄完，自个儿又去着人做行头、纸扎，市政府却通知他去平仄堡吃宴席。丑老脚纳闷：我这下九流的人物，哪里受得了市政府吃请？将一身衣裤熨得平整，又着了一双黑平绒休闲软鞋，去了才得知是台湾来了一位巨商在西京投资，市政府设宴款待，特召了一些各界名家来作陪的。等那台商到了餐厅，他不看则已，看了脸面顿时变色，故意做出个喷嚏出来，唾沫鼻涕喷了一桌，退出来就回家了。原来三十多年前他还是个毛头小伙，同此人一道保家卫国去朝鲜作战，一次战斗中被俘，在战俘营里他们预谋着逃跑，此人中途告密，逃跑计划只得提前，结果仅仅逃出三人。但千辛万苦地逃回来，竟被审查得没完没了，只好窝在剧院里演个丑角，学打鼓板，而此人则去了台湾，现在却是座上宾的设宴招待了。丑老脚一口气咽不下，人就病倒了，一病竟又不能起，戏班人都很焦急，推迟了排演鬼戏，吆喝着去给丑老脚冲喜。

小小的四合院院，围了两张方桌吹打唱吟，挨过三个时辰，后边屋里喊：“人不行了！”鼓乐停止，人都往后跑去。夜郎那日学着敲板，竹棍儿总敲不准那一点空猪皮，被众人谑笑了，以敲碗替代铃铛；当下也跑去看了。丑老脚腹胀如鼓，吐了半盆鲜血。南丁山急催夜郎去通知师叔。师叔也是丑角，正在对面街上坐饭馆，师兄师弟二人一生爱吃羊肉泡馍，每日一顿去饭馆，把掰好的馍蛋送锅上煮了，又买了新馍来掰，煮馍端来，新馍掰完，吃毕带回，赶明日再来送上馍蛋又掰新的馍。夜郎说了情

锵哩哩，锵哩哩。哩，哩。人活在上上第什么，说一声
死了就死了，亲戚朋友都不知道。锵哩哩，锵哩哩，
哩，哩。亲戚朋友知道了，亡人已过奈何桥。奈何桥三
寸来宽，天的高，中间扶着花油胶。大风吹来摇么
摆，小风吹来摆么摆。有福的亡人桥上过，无福的亡
人打下桥。锵哩哩，锵哩哩，哩，哩。亡人过了
奈何桥，阴间阳间路两条。锵哩哩，锵哩哩，
哩，哩。社会主义这么好，你为什么死得这样早？

夜郎咻嘴笑了一下，怕人发慌，忙低头将柳棍儿在纸灰一戳，
没根火噻地腾上来，红红的纸灰落一鼻一颈，烧烫烧着，却
把眼窝迷了。这当儿，院门口有人一透一透，一粒小石子就打着了坐
在条凳上的康炳，康炳回头瞥之，两人打一阵手语，康炳走过来
小声对夜郎说：“人找哩。”夜郎说：“谁个？”康炳说：“这儿晚
了还能是谁？”夜郎抬头看了，颜铭半个脸在门缝处，正冲他
笑。低头说道：“可不敢胡说，人家是正经主儿。”出来拉颜铭
走到门外灯影处。反看颜铭租后山房子就在对石街上，白日里请
了气功师为祖一爷治病，天黑了招待人家在前也素菜后里吃饭，
听得戏班在这里开岔路，气功师提出正儿夜郎，颜铭就来了。
夜郎问：“效果怎么样？”颜铭说：“气功师发功，说老有恙
说，说老口不能说，只摇头，我爷也是不行的。”夜郎说：“敢情
是个混之客？大医院都没了，气功有什么用？你总不听我的！”颜铭
说：“气功是老传统的，他说是给他^病多重以他却治好了的。”夜
郎说：“西医靠推，中医靠吹，老侍^病统的那些门道，秉性的没

有不吹卡话！——“啪！”在脸上打了一下，手往光亮处展，上也一个稀烂的蚊子，用指头掸了。颜铭说：“不管怎样，人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还是去打个盹石的好。”夜郎不去。颜铭说：“你硬是不去，那也罢了……还有个不知该不该对你说，——你在生气，我就不说了。”夜郎说：“已经是死猫了还怕烫水？”颜铭说：“官长笑着人送来十元钱，说是你未领的午夏补助费……这不是在耍心人吗？你不念生气吧？”夜郎说：“我肚子疼。”颜铭立即紧张了，说：“却怪我多嘴！哪儿疼的？你吁气，夜郎，吁气或许就好了。”慌手慌脚地竟来给他揉。夜郎也不推辞，甚至还挺了挺肚子，那手就勾着在肚上揉，三揉两不揉的，就碰着了一根硬东西，吓了一跳，说：“你有的！”夜郎笑着，低声说：“我也只有它啦！”颜铭举了拳头就在夜郎的胸上捶，说：“你坏蛋！你骗子！你真会骗我！”用手去打了一下，~~低低~~低低地说：“流氓！”却说：“你不生气我好高兴的……你倒还有这兴劲儿？”夜郎说：“你不是在让我高兴吗？”颜铭说：“你在气，你在气！”夜郎一下子把她楼起来，唇咬开了唇，两人都静下来，鼻孔和鼻孔出着粗气。噼地一声，院墙里腾起一团火来，一定是谁用柳棍戳翻一下焚烧的纸，灿烂如礼花般的灰屑从墙里飞飘过来，颜铭急忙把手解在夜郎腋下，但灰屑落下来再无光亮，~~颜铭~~颜铭睁着眼睛，浑身打了一个哆嗦。开路歌唱完了，一段一段的孝歌在鼓乐中收唱，夜郎说：“别怕，没什么可怕的。”的确没什么可怕的，颜铭说：“你去吧，你快去……你在真需是我，戏班散事了，你到我那儿去……我

况，师叔已等不及煮馍做好，当下用纱布包了新掰的馍蛋过来，一条腿跪于床下，拱了拳，高声说：“哥吔，真的吃不动啦?! ”师父要摇头，已摇不动，头从枕头这边翻到枕头那边。师叔再说：“喝不动啦?! ”师父的头从枕头那边又翻过枕头这边。师叔又说：“也□不动啦?! ”师父头不翻了，挣挣巴巴伸了手，也在下巴下拱个拳，那么难看地一笑，眼球就翻上去死了。一时人哭，师叔把那包馍蛋放在师父的脖下，招呼人分头发丧，办理后事，戏班不再吟唱《小宴》，一声儿的唢呐吹打开了《逼霸》。

到了晚上，灵堂设起，两把纸伞挂在院门脑上，十二丈的白纛黑纱在院空拉扯了三道，戏班全体人员都戴孝磕头，上香，奠酒，哽哽咽咽地在当院烧化纸钱——要开鬼路了。夜郎没有见过这阵势，也不懂开鬼路的曲牌，只屈了腿儿用柳树棍儿翻动烧纸，南丁山诸人各持了锣鼓，一面敲打，一面绕了灵堂转，一面就唱了起来：

锵哩喏，锵哩喏，喏，喏。人活在世上算什么？说一声死了就死了，亲戚朋友都不知道。锵哩喏，锵哩喏，喏，喏。亲戚朋友知道了，亡人已过奈何桥。奈何桥三寸来宽万丈的高，中间抹着花油胶。大风吹来摇摇头，小风吹来摆摆摆。有福的亡人桥上过，无福的亡人打下桥。锵哩喏，锵哩喏，喏，喏。亡人过了奈何桥，阴间阳间路两条。锵哩喏，锵哩喏，喏，喏。日子过得这么的好，你为什么死得这样早?!

夜郎扑哧笑了一下，怕人发觉，忙低头将柳棍儿在纸灰上一戳，没想火嘭地腾上来，红红的纸灰落了一身一头，烧没烧着，却把眼窝迷了。这当儿，院门口有人一透一透，一粒小石子就打着了坐在条凳上的康炳，康炳回头看看，两人打一阵手语，康炳就过来小声对夜郎说：“人找哩。”夜郎说：“谁个？”康炳说：“这么晚了还能是谁？”夜郎抬头看了，颜铭半个脸在门缝处，正冲他笑。低头说道：“可不敢胡说，人家是正经主儿。”出来拉颜铭走到门外灯影处。原来颜铭租居的房子就在对面街上，白日里请了气功师为祝一鹤治病，天黑了招待人家在前边素菜店里吃饭，听到戏班在这里开鬼路，气功师提出要见见夜郎，颜铭就来了。夜郎问：“效果怎么样？”颜铭说：“气功师发功，总问祝老有感觉没，祝老口不能说，只摇头，我看也是不行的。”夜郎说：“敢情是个混混客？大医院都治不了，气功有什么用？你总不听我的！”颜铭说：“气功是老传统的，他说包给他了，病多重的人他都治好了的。”夜郎说：“西医推，中医吹，老传统的那些门道，秉性里没有不吹大话！”——“啪！”在脸上打了一下，手往光亮处展展，上边一个稀烂的蚊子，用指头弹了。颜铭就说：“不管怎样，人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还是去打个照面的好。”夜郎不去。颜铭说：“你硬是不去，那也罢了……还有个事不知该不该对你说——你要生气，我就不说了。”夜郎说：“已经是死猪了还怕烫水？”颜铭说：